



正編

卷十五　起唐肅宗至德二載

卷十六　至唐穆宗長慶四年

通鑑擥要







通鑑擥要卷十五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蔣元泰同菴參閱

肅宗皇帝

諱亨玄宗第三子在位七年

丁酉 至德二載春正月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懼與嚴莊謀遣閹豎李豬兒

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慶緒矯號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帝謂李泌曰今欲立廣平王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

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帝慰賞之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於帝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倓謀害廣平王俶帝怒賜倓死俶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倓廣平王弟良娣女官

二月帝至鳳翔

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帝曰朕切於晨昏之戀

不能待此決矣。安慶緒尋使史思明守范陽

夏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淸渠敗績

賊將安守忠遊兵至太和關鳳翔大駭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五月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詣闕請自貶以爲左僕射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

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時國家多難而琯自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御史劾之罷琯爲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帝嘗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帝然之

秋七月賊將尹子奇復寇睢陽城陷張巡許遠死之

先是子奇寇睢陽爲巡遠所敗至是復攻城中食盡士多餓死巡出愛妾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時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

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賊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保障也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十月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陷與霽雲姚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遠亦不屈死張鎬聞圍急倍道亟進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俶將朔方等軍及

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
護約爲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
北灃水之東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嗣
業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
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
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
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其將安
守忠等夜遁大軍入西京初帝欲速得
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
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
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
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
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
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

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儀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儀整衆入城百姓老幼懽呼悲泣儀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帝驚問故泌曰今更請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

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

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

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冬十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官軍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遂潰。官軍與回紇夾

擊之賊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安慶緒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等而去儼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儼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泌求歸山不已乃聽之

帝至西京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即日幸興慶宮帝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徙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以良娣張氏爲淑妃。賊將史思明高秀巖以其所部來降

安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裨將烏承玼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爲然思明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

秀巖所部來降。帝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

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

大赦改元復以載爲年○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三月徙楚王俶爲成王○立淑妃張氏爲皇后夏五月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眞卿泣訴於帝帝爲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

六月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帝從之會謀泄思明遂殺承恩而叛

秋七月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

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二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帝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

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立志子推希逸爲軍使朝庭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安慶緒遣使求救於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引兵趣鄴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道兵潰歸諸將各上表請罪帝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思明俟官軍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答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命左右牽出殺之○唁弔失國也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後改應天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

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帝帝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代之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庚子 上元元年秋七月李輔國遷上皇於西

內

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帝泣不聽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刑部尚書顏眞卿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力士流巫州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帝初猶往問安旣而帝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後帝稍悔寤欲誅輔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辛丑二年春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至是使朝義襲陝。數敗。欲斬之。朝義憂懼。與其部將駱悅。蔡景文等。謀殺思明。襲僞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殺朝清並不附己者數十人

秋九月制以建子月爲歲首 以禳祈也

建子月帝朝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上皇思見陛

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鎭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帥乃以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與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子儀至軍元振自以

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雲京聞之亦案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鎭率皆奉法

建巳月上皇天帝崩年七十八帝寢疾聞之轉劇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爲正月。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晩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帝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

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遯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帝崩輔國等殺后並係○內射生使以宦官領射生手也

太子豫即位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尚父而不名○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近侍稱大家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六月進輔國

爵博陸王

程元振謀奪輔國權密請帝稍加裁制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秋八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九月以宦者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回紇舉兵入援

帝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帝令懷恩往見之懷恩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适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諸軍發陝州數道並進至洛陽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李抱玉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辛雲京朝義奔莫州

盜殺李輔國

帝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

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皇帝 諱豫原名俶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

癸卯 廣德元年春正月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

回紇歸國

其部衆所過抄掠廪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

夏六月敕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朝廷

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舉人因試帖遂括取粹會為一書相傳習誦之以應試謂之帖括

秋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帝兩無所問

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上書自訟帝遣使諭旨諷令入朝懷恩以懼死爲辭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子儀爲副出鎭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

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遏之吐蕃渡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蕭然一空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首以謝天下帝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承宏高宗曾孫邠王守禮子子儀時爲中書令故稱令公

十二月帝還長安○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州帝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甲辰二年春正月立雍王适爲皇太子二月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

州懷恩之衆悉歸之咸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

瑒圍榆次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瑒傳首詣闕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用爲愧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嘆

秋七月臨淮王李光弼卒 諡武穆

光弼治軍嚴重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乙巳 永泰元年夏四月以裴諝爲左司郞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帝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郞中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黨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請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要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死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召子儀使屯涇陽帝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虜不能

進大掠而去吐蕃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其大帥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不薄奈何負約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吐蕃聞之夜遁

丙午 大歷元年春二月貶顏眞卿爲峽州別

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

載奏真卿誹謗貶之

秋八月以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初帝以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國子監成釋奠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甲辰以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易鼎卦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美實

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帝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帝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帝曰鄙諺有之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冢以爲魚朝恩使之子儀見帝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

秋七月魚朝恩作章敬寺

朝恩以賜莊爲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今興造急促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不報始帝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帝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衆深入不戰而退此皆

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帝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胡僧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載等每侍帝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三年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

泌至復賜金紫爲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帝時過之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爲相泌固辭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
允爲期元載測知帝指乘間奏朝恩專
恣不軌帝令
載謀殺之

冬十月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元載旣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
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
以賄成僭侈無度帝悉知載所爲以其
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
猶不悛帝稍惡之載以泌有寵於帝忌
之言泌與朝恩親善帝曰卿勿以爲疑
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
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

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咲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承嗣懼請入朝詔赦其罪承嗣竟不朝復討之承嗣上表請罪釋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專橫縉附之爭納賄賂帝賜載自盡載請主者願得快事主者曰相公須受

少汚辱，勿怪。乃脫韈塞其口而殺之，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未幾，綰以疾卒。帝痛悼之甚，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袞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常袞言於帝曰陛下久欲用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夏五月帝崩太子适即位

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

閏月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時帝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衮議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性寛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爲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帝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帝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命縱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

吾屬猶反乎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晏與韓滉分掌天下財賦帝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

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六月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悉賜淄青將士。使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帝從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爲楊氏馬

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隳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帝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成園○宮司掌宮禁園林者也

八月以楊炎同平章事

帝方勵精圖治不次用人卞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故自道州司馬用之

協律郎沈旣濟上選舉議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

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並進而官無不治矣

冬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詔財賦皆歸左藏

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國之大本今獨使中人掌之出入盈虛大臣皆不

得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帝從之

德宗皇帝 諱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庚申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夏六月築奉天城 奉天今乾州屬西安府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從之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上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晏嘗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

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於揚子置場造船船給千緡或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若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

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辛酉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死寶臣力爲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爲惟岳請上不許悅乃與正己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

以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辨帝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于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洺

悅與李正已。李惟岳。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

督諸道兵討之八月崇義敗死傳首京師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諡忠武

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年八十五而終○唐制歲終一考功頷點頭以應也

秋七月以張鎰同平章事○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洺大破之○平盧

節度使李正已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明年正月燧等大破悅等於洹水博洺州降

九月以張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

時詔朱滔討李惟岳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帝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盧杞譖炎罷相至是又譖炎有異志貶崖州司馬道中使䕶送縊殺之

壬戌三年春正月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惟岳遣兵守束鹿滔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發成德兵萬人圍束鹿滔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燒營而遁武俊爲左右所搆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武俊爲

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謂惟岳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却敵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眞將兵宿府中以自衛閏月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士眞應之於內遂執惟岳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已與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朱泚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間道至深州說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

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務執墳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絶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魏州又遣判官王郅詣恒州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悒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敗績

帝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詣魏州討悅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滔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即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忽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舉兵而南進

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遂與滔救魏州五月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東討悅且拒滔等戰於愜山敗績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奏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榦顛瘁矣願追還六軍罷諸雜稅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泚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其兄涇原節度使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帝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鎰忠直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帝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帝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因再拜受命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

失望。高珽，珽秋巳
高也，貌不揚曰寢

冬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率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時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悅聞希烈軍勢甚盛，頗相怨望，乃

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眞卿宣慰之

初盧杞惡眞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眞其人也帝遣眞卿宣慰希烈眞卿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

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李希烈寇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入援冀得厚賜及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令言與亂兵謀奉迎朱泚入宮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乃往見泚說之曰犒師不豐

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帝數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秀實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

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旣死泚以三品禮葬之帝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朱泚僭號 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國號漢

朱懷光帥衆赴長安○朱泚犯奉天詔韓

遊環渾瑊拒之。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朱泚復攻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斬其首而去帝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歸其尸其母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

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瑊討朱泚破走

之奉天圖解

晟聞帝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詔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遣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泚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徒大敗泚遁歸長安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帝使乘勝取長安詔懷光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帝每自尅責陸贄諫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諫改過帝王之大烈也又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以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

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

帝頗采用其言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懐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甲子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帝以赦文示陸贄。贄言。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惟陛下虔可行者

而宜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下詔罪已四方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詔皆復其官爵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李希烈僭號

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顔眞卿眞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遣其將辛景臻謂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遽赴火景臻遽止之後眞卿卒爲希烈所殺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請悉出以賜有功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

二月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懷光旣勝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巳明緩急宜有備帝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

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帝猶疑讒人間之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漢高帝六年人有告韓信反者帝僞遊雲夢信

來謁令武士縛信歸殺之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今漢中府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悅用兵數敗其下皆厭苦之帝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順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緒與左右謀殺悅朱滔遣人說之

許以本道節度使其幕僚曾穆盧南史

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

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

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

遣使奉表詣行在帝

以緒爲魏博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始懷光方屯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

帝關中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

多叛之勢益弱泚以臣禮待之且徵其

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

襲之遂燒

宮東走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昔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

李抱眞會王武俊於南宮 屬眞定府

朱滔攻貝州魏州久不下參謀賈林爲抱眞說武俊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

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滔軍於貝州滔遁歸幽州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帝曰天生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進晟爵西平王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

乙丑 貞元元年夏六月朱滔死

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至是病死將士奉劉怦知軍事詔以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明年九月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秋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

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
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懷光死.璀亦自殺

丙寅 **二年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爲節度使**

希烈别將冦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奇使醫

毒殺之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己酉以少誠爲留後

秋八月吐番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李晟遣兵擊吐番於汧城敗之

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劫掠以

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退○結贊吐番名相吐番族不言姓官族曰尚

冬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十二月李晟入朝

帝忌晟功名會吐番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帝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帝自陳足疾懇辭方鎮帝不許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

宴飲盡歡晟表
薦延賞爲相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昏釁未忘也

夏閏五月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刼盟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

有隙數言和親便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加晟太尉罷鎭以渾瑊爲會盟使將二萬人赴盟所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爾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馳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

虜劫盟表至帝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由是惡燧延賞慙懼謝病初吐蕃尚結贊惡晟燧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和欲執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六月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入見帝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譖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

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帝以爲然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八月幽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昪於嶺南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主素不謹昪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怒幽之禁中流昪等嶺表坊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

告之且曰舒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不幸今日復覩茲事

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並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太子危矣閒一日帝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

拜賀。固乞骸骨。帝慰諭不許。○建寧王。
肅宗子。名倓。李輔國譖之。賜死。舒王。名
誼。德
宗姪。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帝曰。朕深
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
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
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
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
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
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
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

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既而泌薦晉叅帝遂相之叅爲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晉爲人重慎所言於帝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帝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辛未 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爲兵部侍郎解內

職竇參惡之也

壬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爲郴州別駕

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帝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帝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秋七月天下四十

餘州大水八月遣使宣慰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帝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癸酉 九年秋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

謚忠武

甲戌 十年冬十二月陸贄罷爲太子賓客

贄爲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帝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及裴延齡恣爲詭譎贄日陳其不可用帝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帝遂罷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

裴延齡譖贄怨望貶之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城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及贄等

坐既中外無敢救者城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帝大怒太子爲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馬燧卒諡莊武

丙子十二年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緒暴卒左右推季安爲留後

六月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

帝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

丁丑 **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爲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

戊寅 **十四年秋九月貶陽城爲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帝以黨罪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己卯十五年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謚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

辛巳十七年夏六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貞代之

甲申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詐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

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有其端者

乙酉二十一年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春正月帝崩太子誦即位

帝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德宗大漸伾先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通鑑擥要卷十五



通鑑擥要卷十六 正編

雲間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焦以恕心如參閱

順宗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在位一年

二月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僴然自得，以爲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其門晝夜如市。尋以伾爲翰林學士，叔文以母喪去位。

罷進奉宮市。三月，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

百官覩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

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卽淳避太子名改之

夏六月韋皐表請太子監國

皐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事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悉危邦

家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儼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

秋七月太子監國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帝許之

以杜黃裳同平章事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純即位九月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

禹錫爲諸州刺史冬十一月貶韋執誼爲崖州司馬

王叔文敗執誼亦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十二月以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

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節鉞帝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帝以初嗣位力未能討闢故因而授之

以鄭絪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諱純初名淳順帝太子在位十五年

丙戌 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闢爲西川節度副使，求兼領三川，帝不許，遂發兵圍梓州。帝欲討闢，議者以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崇文勇略可用，願專以軍事委之。帝從之，乃詔崇文入武都，擒闢送京師斬之。初帝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以

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帝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黃裳對曰明主勞於求人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其言○三川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

夏四月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詞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十步之事皆

可欺也。欲無亂得乎。又勸帝早擇修正之士。輔道諸子。曰。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帝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秋九月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丁亥二年春正月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

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竇參貶時以吉甫黨於參貶明州長史至是十五年

冬十一月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他日帝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救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

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誠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帝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孰察之帝良久曰誠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悞處分帝又問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如何對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謂宰相曰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故有是命

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帝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帝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帝罷垍貶於陵貫之涯僧儒等久不調各從辟藩府○唐末黨禍起於此

秋七月以裴垍同平章事

帝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有故人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私害公

己丑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秋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

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冒朝執之以歸

初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李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議久不決李絳曰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輕議也至是帝容

問諸學士曰今欲用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絳等對曰德棣之隷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鄰道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旣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節度德州刺使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

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吕朝
因之帝遣中使諭承宗使遣昌朝還鎮
承宗不奉詔十月制削奪承宗官爵發
兵討之明年七月承宗遣使自陳乞輸
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以師久無
功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復以
德棣二州與之○許容也元
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

冬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初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
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慶元自
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死少陽遂自以
為留後帝以河朔用兵不能討少陽以

爲留後

庚寅 五年秋七月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正月濟自將擊王承宗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濟自朝至日昃不食索飲總因進毒殺濟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帝謂宰相爲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帝善其言

冬十二月以李絳爲中書舍人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帝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嘗欲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

切帝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能聞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

辛卯 六年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悅富平人報父讐殺秦杲自詣縣請罪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

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今烽火屢驚水旱荐作倉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媚悅如絳真宰相也吉甫又嘗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今惠澤

已深威刑未震中外解情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然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帝以詰絳對曰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帝曰善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帝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悦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租賦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帝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宥爲皇太子更名恒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時年十七召田興爲都知兵馬使帝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懷諫乳臭子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可坐待魏博之自歸耳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 賜名弘正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憤怒推興爲留後興謂衆曰勿犯副大

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士則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帝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須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申請也版籍所以書戶口與地倔強謂彊梁梗戾不柔服也

癸巳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三月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

帝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故罷

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

和弓箭庫使劉希光受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軍帝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帝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至是召還復以爲左神策中尉

秋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

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乙未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帝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帝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

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帝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以爲淮西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彰義節度吳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帝不許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

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

以裴度同平章事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帝以爲然悉以兵事委度○承宗鎮恒師道鎮鄆二賊指承宗師道

秋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望山而遁元膺設重購以捕賊獲賊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爲師道謀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

色絕世遺使遺之光顏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乃卽席厚贈使者並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三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唐百官志天子禁軍分左右廂貞元二年改左右曰神策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故京兆爲輦轂師

十二月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愬李晟之子

愬至唐州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賊聞吾至必增脩吾故示之以不肅彼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

丁酉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冬十月李愬夜襲

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元濟將李祐愬誘而擒之待以客禮祐感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復夜引兵出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鑿其城先登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遂執元濟檻

送京師斬之諸鎮兵相繼來降愬不戮一人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州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鞠場蹴鞠之處櫜鞬皆兵甲之衣具此出迎示尊敬也

十一月賜李愬爵涼國公○以李祐爲神武將軍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公復入知政

事

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

淮西平，師道憂懼，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帝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裴度諫，帝怒，於是土木浸興矣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

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白吳元濟既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師道悔納質獻地故討之

九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帝寖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數進羨餘帝遂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處置得宜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衆論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帝信之益無所憚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

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帝嘗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帝好神仙泌能合長生藥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繇是羣臣莫敢言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

貶刑部侍郎韓愈爲潮州刺史

相傳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愈上表諫曰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況其身死已久枯

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帝大怒貶之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先是田弘正討師道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爲他志師道潛遣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今欲與諸君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

令士卒夜半即行人啣枚馬縛口天未明入城捕師道與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清等十二州悉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帝以悟爲義成節度使弘正入鄆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

弘正閱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竊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弘正送上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殺之

夏四月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皇甫鎛之黨擠之也

冬十月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天台采藥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帝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言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

帝怒貶潾

十二月崔群罷為湖南觀察使

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數譖於帝羣罷

庚子 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恒即位

帝服金丹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三月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

帝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爲御史以繩宦官憲宗貶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帝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詞善之及即位潭峻薦之帝以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處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秋九月大宴

帝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

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忌喪合樂內庭事將未可帝不聽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日與倡優狎暱賜予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帝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帝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帝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

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帝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遵漢制三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公除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喪以日易月之喪謂公除易服爲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胡寇謂吐蕃

穆宗皇帝

諱恒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辛丑長慶元年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

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帝進宗閔、中書舍人、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所取進士、皆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帝必悟、徽曰

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秦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傾陷也軋以勢相傾也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劉總數見父兄爲祟又見河南北皆從化請乞棄官爲僧詔從之總舉河東節度使張弘靖自代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時帝方酣宴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不之省尋勸歸本

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同勞逸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割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至是軍士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爲留後○克融朱滔孫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弘正受詔鎭成德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結牙

兵殺引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引正遇害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由公之力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十月布將全軍三萬人討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九月朱克融掠易州冬十月以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稹與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臣蒙陛下委付

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表三上帝罷弘簡樞密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儒劾請誅之帝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儒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帝從之

十二月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帝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

壬寅二年春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

初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憲誠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

雪饋運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癸卯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畧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諭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爲留後詔以爲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河朔舊事謂承嗣李寶臣之事也

二月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愈宣慰其軍帝之初卽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宜消兵帝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愈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迎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

錢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

十騎突圍出深州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庭湊王武俊養子擊走朱滔贈太師

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

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帝雪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三月詔留度輔政

夏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稹曰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詔左僕射韓皋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爲邪謀責之太輕帝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和王綺順宗子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冬十二月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繇是牛李之怨愈深

夏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

法。法作，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舞文，舞弄文法也

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

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不兼平章事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湛卽位

帝餌金石之藥，疾作，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

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是夕帝崩

三月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帝視朝每晏栖楚諫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宴方起令聞未彰惡德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詔慰諭

乃出尋擢栖楚爲起
居舍人辭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爲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
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
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
之爲八關十六子○逢吉親厚者八人
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有所求請
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
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盡殺之帝聞之

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乃加度同平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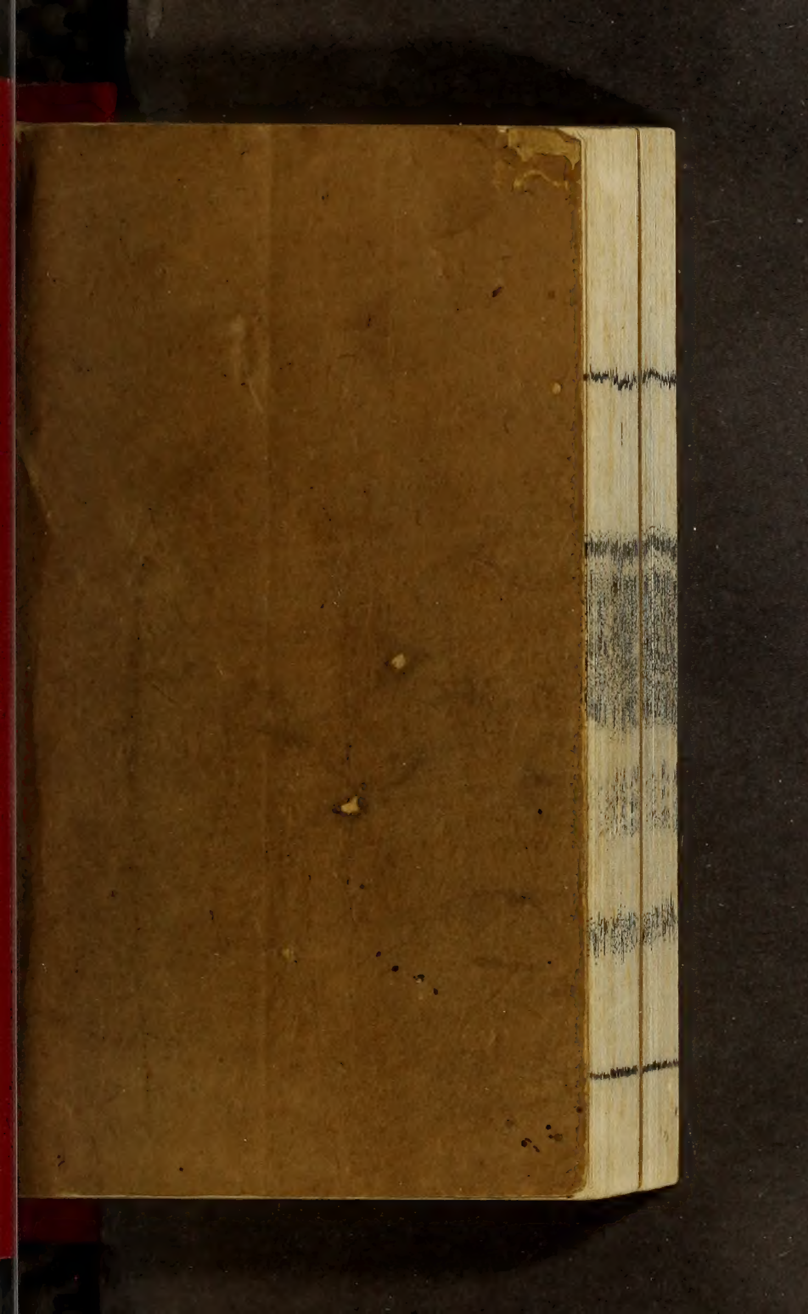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卻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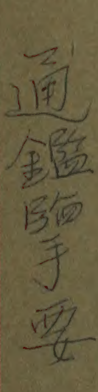


通鑑擥要卷十六








通鑑擥要